

李 英 主 编

中国战争通鉴



李英主编

中国战争通鉴

下册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宁粤战争

1931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与广州国民政府为争夺对国民党政府内部的统治权,蒋系军

队与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的军队,在湘、赣地区进行的军阀争斗。

战争背景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和国民党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因约法之争,把胡非法扣押起来,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的又一次大分裂。各派反蒋势力再次联合起来,聚集在广州,形成了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盟主的反蒋联盟。陈济棠自感反蒋力量不足,便联合李宗仁部和张发奎部共同反蒋,形成了以陈、李、张三大军事力量为主的军事支柱。同时,蛰居香港的汪派政客,也在广州开府,另立中央,寄希望于陈、李、张起兵讨伐蒋介石。

5月28日,反蒋派在广州召开国民政府成立大会。根据非常会议的选任,由15人组成国民委员会,以汪精卫首任国民政府主席,陈济棠任军事部部长,李宗仁任参军处参军。广州政府成立后,为抵御蒋介石的武力威胁,首要的问题是整顿武装,加强军事力量,准备与蒋介石军队作战。6月2日,广州国民政府非常会议召开第2次会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以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3人为常委。同时整编部队,将陈济棠的第8路军改称为第1集团军,陈为总司令,下辖第1、第2、第3军,以余汉谋、香翰屏、李敬扬分任军长。在此基础上,陈又借机扩充军队,增编1个教导师、2个独立师、5个独立旅、8个独立团及炮兵团、战车营等部队,使其军事实力大为增强。将李宗仁的桂系军队改称为第2集团军,以李为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下辖3个军,以张发奎、杨腾辉、李品仙分任军长。桂系也同样借机扩充实力,从国外购置大量军械装备部队。同时,广州国民政府还扩充了海、空军,并以陈策为海军总指挥,以张惠长为空军总指挥。为联络其他武装力量参加反蒋作

战,派员去北方石友三部和江西第19路军处做联合反蒋工作。许崇智、唐生智也提出要收编旧部,率兵反蒋。因此,广州国民政府非常会议召开的第2次会议上,颇有一番积极反蒋的热闹景象。

但是,参加非常会议的各派反蒋力量,心怀异志,都只顾本派别和个人的私利,想尽力捞取更大的权力,因此,难以形成团结的力量,会议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陈济棠以自己的实力强大,在会议中大搞拉帮结伙,恐怕别人夺去他盟主地位;汪精卫以为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大,不甘屈就于陈济棠之下;胡汉民派则想另立国民中央,担心汪派的人马操纵非常会议。因此,非常会议召开后不久,就出现了分裂,汪精卫因不满陈济棠骄横跋扈,到处安插亲信,于8月气走香港。汪走后,陈又决定向蒋介石求和,但李宗仁认为不在军事上取得进展,蒋介石是不会同意和平解决的,因此,积极主张出兵。陈同意桂军出兵,攻打湖南衡阳,粤军在粤、赣地区作战。但是,从广西到衡阳,蒋军沿途修筑了很多工事,衡阳更是何键在湖南的重要军事据点,不打硬仗就无法轻取衡阳。白崇禧看出陈济棠一箭双雕的用意:既把桂军推出两广地区,又能借蒋的手削弱桂系的实力,因此,借故劳师远征,向陈索要200万元军费,陈却不肯出资。因此,桂军行动便告吹。

陈济棠见桂系也不肯出兵,便通过吴铁城、张继等人向蒋介石提出求和条件,要求南京承认他们既有的地位,和平解决宁、粤争端。但蒋又不肯付出代价与陈调和。陈见求和碰壁又回过头来与桂系合作。同时,陈又召开粤军师长以

上会议,强调粤、桂团结的重要性,表示要消除分歧,统一反蒋行动。并派粤军一部赴湘、赣、闽边界地区,以示积极行动。又自动让出潮梅地区给桂军驻扎,请李抽调桂军一部到粤省协助防

守。在这种情况下,陈又派人到香港请汪回广州维持广东局面。于是,汪于8月29日又从香港返回广州。

战争经过

9月2日,陈在汪精卫等人的督促下同意开始出兵北上。其作战方针是:对江西取守势,对湖南取攻势。进攻湖南的部队以桂军为主力,粤军李敬扬的第3军配合,分3路先取衡阳。桂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于9月5日从桂林到兴安向桂军布置北进计划。11日,广州政府委任陈济棠为粤、桂联军统帅,统一指挥粤、桂联军北进。粤、桂联军集中5万余人逼近衡阳,唐生智也随军前往。何键惧怕唐生智分化他的部队,急忙在湘军中进行统一意志的行动,并把原唐生智的部下调开。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担心何键与桂系、唐生智重新联合起来,急忙派刘文岛、顾祝同、周佛海等入湘,帮助主持军政事务。9月6日,刘、顾、周3人到长沙后,即与何键召开军事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决定由顾祝同部固守衡阳,必要时从江西抽调3个师入湘助战;何键的湘军集中于长沙附近,名义上是保卫长沙,实际上是将桂、粤联军与何键的湘军分开,防止他们串通起来,又把粤方派到何键部的代表扣押起来,在广东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不予以释放。9月13日,蒋介石又令何应钦率蒋军一部入湘增援。何键已发觉蒋对己的不信任,为表

示对蒋的忠诚,特电南昌行营,欢迎何应钦率部队入湘。

9月17日,桂、粤联军看到湖南蒋军的形势起了变化,遂改变了作战计划,兵分两路,粤军李敬扬第3军向东,防御江西蒋军入湘,桂军继续进攻衡阳。由于衡阳顾祝同部严兵固守,桂军集结城外没有发动强烈攻势。因而在衡阳以南地区形成对峙状态。

此时,蒋介石最担心的还不是广东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的壮大和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他连续发动的两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都被红军打破,红军的声威大震,给国民党的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在国民党反动派与人民革命的矛盾、国民党内部矛盾并存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对付红军的反共战争,对宁、粤之间的争斗,则力求“和平统一”。因此,蒋介石采取了和平对粤,全力剿共的方针,并呼吁粤方用心剿共,双方的矛盾不必诉诸武力,可以政治解决。至此以后,宁粤之争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斗争,宁粤战争也由此而中止。

评 析

宁粤战争是南京国民政府与广州国民政府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争斗。由于蒋介石在对国民党内部矛盾斗争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战争中,采取了“和平对粤,全力剿共”的政策,使这场迫在眉睫、一触即发的大规模军阀混战得以避免,为蒋介石保存军事实力,集中主要兵力进行对红军的“围剿”创造了条件。另外,在宁粤战争之后,蒋介石利用反共这面旗帜,把南方各派反共势力统一起来,对缓和国民党内部矛

盾,集中目标进行反共也起到了重要的号召作用。所以,宁粤战争中止后,蒋介石得以腾出手来,亲自到南昌任剿共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调动3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3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疯狂反共的政策,不仅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的灾难,特别是蒋介石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民族存亡关头,却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给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造成了可乘之机,因而,在

1931年9月18日,东北又响起了日本侵略者的炮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倡导下,中国革

命又开始逐步转向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王家烈与毛光翔贵州之战

1932年2月至1933年3月,黔系军阀国民革命军第25军副军长王家烈为夺取对贵州

的统治权,率部由湘西向贵州驱逐其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毛光翔的一场混战。

战争起因

贵州军阀早期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黔西团练王文华、袁祖铭为主的盘江八属兴义帮;另一派是以贵州巡防营周西城、毛光翔为主的黔北桐梓帮。1921年兴义帮首领王文华被刺后,袁祖铭率部投靠了北洋军阀吴佩孚,成为北京国民政府的帮凶,并对支持广州国民政府的川黔系军阀熊克武、石青阳等人作战。周西城、毛光翔则率部投靠了川东边防督办石青阳,驻军川南,在熊克武的指挥下夹击入侵川南的北洋军。1924年,熊克武战败,率军入湘,周西城又投靠了袁祖铭,率3个旅驻军黔北。1926年夏,袁祖铭率部参加北伐,贵州遂成为周西城一统天下。1927年4月,由国民政府委任周西城为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毛光翔则成为周西城的妹夫。1928年秋,贵州

发生了李(燊)龙(云)图黔兵变,李燊率黔军第43军由鄂西打回贵州,同时勾结云南龙云在南侧应。同年冬,李、龙两路大军攻逼贵州境内。周西城在1929年5月底率部在关岭镇与李、龙两军指挥作战中阵亡。周战亡后,毛光翔继任省主席兼第25军军长和第18路军总指挥职务。但毛光翔是个庸懦无能之辈,只因是周西城的妹夫才得以继任,这自然会引起其他将领的不满,特别是拥有兵力最强的副军长王家烈所不服。王是贵州桐梓人,在辛亥革命时投奔黔军,在周西城部由于作战勇敢,带兵有方,由士兵升至师长,对周在黔的扩张过程中出力最多,不甘心居于毛光翔之下,因而便为日后王、毛争夺贵州统治权之战种下了祸根。

战争经过

毛光翔掌握贵州军政大权后,仍沿袭周西城的一贯方针,在人员的使用上,以出生桐梓为升迁标准,带有浓厚的封建地域观念。在对外防护上,以湘西为外府,派军队控制湘西,以保护鸦片输出通道,屏护黔境安全。1930年夏,彭德怀率领红5军团进攻长沙时,湘军告急,何应钦要求毛光翔出师增援何键,毛遂派王家烈率部入湘,由国民南京政府委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由于蒋介石扣押了胡汉民,形成了宁粤对立,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王家烈驻防湘西,受蒋介石的笼络,倒向南京方面。而毛光翔则因为依靠广西为通道向外输出鸦片,在宁粤对立中态度暧昧,表示中立。在这种情况下,黔籍国民党军政大员何应

钦、王柏群急于获得贵州的控制权,加紧对王部补充武器弹药,并从经济和其他物资保障上予以大力支持,策动王家烈伺机进兵贵阳,倒毛主黔。毛光翔得知王家烈投靠何应钦后,心中甚为恐慌。此时,黔境留有4师2旅兵力,共约1.5万余人,但战斗力不强,且驻防黔北各旅也有反毛投王迹象。王家烈率入湘黔军有2师2旅,共约1.4万余人,但武器装备好,部队战斗力强,且又有何应钦等人的支持,驻防湘西,进退有路。毛光翔为防王家烈反叛,与部下第2师师长犹国材密谋电召王家烈回省述职,企图借机将其扣留。

王家烈此时心中早已有数,既已与何应钦联手,便不再听从毛光翔调动。因此,毛光翔几

次电召,王仍拒不奉召回省。1932年2月,王接到省内密报,得知黔北防务各旅已发动反毛兵变,遂以第1师师长留守湘西,亲率教导师及简文波的第2旅向贵阳出发。王率部到达芷江时,接到南京军政部委任其为第25军军长的命令,为此更加气盛。王令其教导师副师长柏辉章率部昼夜兼程,直达贵阳郊外,抢占城外诸要隘,随后王率主力围逼贵阳,作攻城姿态。此时,贵阳城内兵力空虚,防守不严。而黔北兵变正乱,毛光翔慌了手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急忙派犹国材为代表,与王家烈谈判。随后毛通电辞职,推王代理省政府主席,旋即南京政府回电明令加委王家烈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王家烈入主贵阳后,将毛光翔的权力剥夺尽光,毛身边幕僚也驱逐已尽。毛遂于8月离开贵阳,出走息烽。后经王派员说和又将毛请回贵阳,委以虚衔,实为软禁起来。王家烈主政后,由于权限分配不公,身边亲信多委以要职,而对黔北起兵反毛各部将领并未任用,对毛光翔的旧部也未做彻底改编。因此,引起这部分人的不满。不久,驻防黔北各部又准备起兵反王,推毛重新主政。毛光翔接到这些情报后,一方面害怕消息走露王会加害于他,另一方面也急于出面策划倒王兵变,遂化装逃往乌江以北,与旧部第2师师长犹国材、第3师师长蒋在珍等人联系,纠集旧部在遵义通电讨王。王家烈闻讯后,派第2旅旅长简文波率部去遵义讨毛。在遵义城外与蒋在珍部交锋,由于简文波旅是王家烈的一支主力,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而且兵员素质较好,战斗力强。而蒋在珍部,因是败军杂勇纠合在一起的,战斗力很弱,战斗未及展开便急忙退入遵义城内固守。毛光翔在遵义城内见王家烈主力军外出,贵阳兵力空虚,便一面固守遵义,牵制王部主力,一面令犹国材率其主力从后侧进攻贵阳。同时,又派员到王部柏辉章部用重金进行收买。11月5日,犹国材师由安顺进逼贵阳。王家烈派柏辉章率5个营的兵力出城迫敌,不料柏辉章却趁机叛王投毛,与犹国材部合为一股,内外结应反攻贵阳。王家烈见势不妙,急令留守湘西的何知重师速反贵阳增援。同时,王

率余部撤出贵阳,取道平越、八寨到榕江与率部来援的何师会合。

王家烈逃出贵阳后,毛光翔即返贵阳重任省主席,随即派犹国材、蒋在珍、车鸣翼3个师,分路向榕江进攻,企图将王家烈一举歼灭。11月中旬,毛、王两军在榕江以北的八寨地区展开激烈战斗。王家烈、何知重指挥所部,采用伏击战法,首歼犹、蒋联军的先头部队吴剑平部。1933年1月初,王家烈率部在龙里与毛部主力部队相遇。这时,毛光翔部除犹、蒋、车3个师的兵力外,又从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部借来陈孔达旅助战,兵力较多。王家烈部此时只有1师2旅的兵力,在数量占劣势。但王部战斗力较强,武器装备较好,又因获得了何应钦处源源不断的武器弹药补充,因而在龙里决战中,王部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各个破敌的作战方法,先破蒋在珍,后歼车鸣翼,再击犹国材师,经过几天激战,先后将毛部击溃,并于1月19日乘胜一鼓而下贵阳,王家烈又重新入省主政。

王家烈重返贵阳后,接受了上次入主贵阳的教训,即命主力西追犹国材、吴剑平部。以绝后患。犹、吴两人势穷兵竭,已无力再战,遂率残部退入云南投靠龙云。王又派1个师追击蒋在珍残部,蒋率部逃入四川綦江投靠了刘湘。

同年春节过后,犹、蒋两部残军经龙云、刘湘分别补充后,逐渐恢复元气,又在龙、刘的支持下,不断入犯黔境,均被王家烈派兵击退。由于贵州历史上长期遭受川、滇客军的侵犯,黔人饱受战争之苦,地方士绅认为毛、王之战已止戈,而犹国材、吴剑平、蒋在珍等人却寄身川、滇,将有重招客军入侵之虞,为此政系要人、社会名流均出面调停。在此情况下,王家烈做出让步,同意将黔西盘江八县让与犹、吴两部驻防;黔北绥阳、正安地区让与蒋在珍部驻防;毛光翔回原籍赤水养老,不得再重新入政,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1932年2月26日,毛光翔退去,王家烈率部进入贵阳,南京政府正式任命王家烈为25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至此,持续1年之久的王家烈、毛光翔争夺贵州统治权的战争宣告结束。

评 析

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时期,黔系军阀势单力薄,因此在贵州境内也少有大战。王家烈和毛光翔为争夺对贵州的统治权而进行长达1年之久的战争,则是在国民南京政府和川、滇、湘系各派军阀势力,为控制对贵州的统治势力而引发的一场混战。在这次混战中,以毛光翔为首的老派黔系,虽然人多势众,依据桑梓之地等一些有利条件,但因其闭关自守,实行封建割据式的统治,缺少对作战形势的分析和战略战术的谋

划,因而并没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而王家烈虽劳师在外,兵力较少,但能拥兵自重,权衡利弊,依靠他人的力量,扩充自己的势力,加强和改善部队的装备,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在作战中也善于从具体情况出发采用了集中兵力、伏击歼敌、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等战术,因而能以少数兵力战胜多数兵力之师,最后终于战胜毛光翔,取得了对贵州省的统治权。

韩复榘与刘珍年山东之战

1932年9月至11月,原西北军将领韩复榘与直鲁联军将领刘珍年,为争夺在山东地区

的统治权,在胶东地区进行的一场混战。

战争背景

1929年底,韩复榘背叛冯玉祥,投靠了蒋介石,被蒋委任为河南省主席。1930年春,中原大战爆发时,蒋介石又任韩为山东省主席,并委为第1军团总指挥,负责山东方面的作战指挥。但蒋也知韩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为了抑制韩的势力扩张,除将青岛交给张学良的海军驻防外,又将第17军刘珍年部驻在胶东,牵制韩复榘。

刘珍年原是鲁系军阀褚玉璞的旧部,第2次北伐时,张宗昌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被国民革命军打败,刘珍年率部投靠了蒋介石,后被蒋介石任命为第17军军长兼第21师师长。刘珍年凭借胶东这块富庶之地,以牵制韩复榘为名,向蒋介石要人要枪,不断扩充实力,很快就把一支3000多人的残余部队扩展为1个师4个旅共3万余人的部队,且武器精良,装备齐全。韩

复榘虽为山东省主席,但所辖鲁南和鲁西北地区比较贫瘠,且又多匪患,农村经济很落后,社会治安不良,特别是缺海口,交通又不发达,无法将土产输出换取武器装备。韩看到南有刘峙指挥蒋军嫡系部队十几万人控制着徐海、开封,山东境内又有刘珍年装备精良的3万余人盘踞在胶东,北方又有张学良的东北军。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侵入,韩复榘感到自己四面受到威胁,于是派代表刘熙众去北平向张学良表示愿意结盟。张因在“九一八”事变中丢弃东北,使大片国土沦亡,正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感到非常孤立和不安,也正在寻找同盟者,便欣然表示同意。1932年春,韩复榘到北平与张学良换谱结盟,成为异姓兄弟。张除以一所豪华宅第赠与韩外,并表示如韩对刘珍年用兵,张决以全力支持。

战争经过

韩复榘从北平回到山东后,便积极部署对刘珍年的作战。1932年9月中旬,韩以刘部越过防区为名,发动了对刘珍年部的进攻作战。当时,韩复榘和刘珍年两军隔潍河为界,韩部兵分两路:韩复榘亲自指挥了3个主力旅为左翼,沿烟(台)潍(坊)公路前进,直扑掖县;以曹福林为右翼总指挥,率其第29师3个旅渡莱河进攻平度,而后两路会师烟台,共同攻击刘珍年老巢。9月17日,韩、刘两部在昌邑潍河沿线接触,双方发生战斗。刘部稍事抗击后,很快退守掖县和平度,依据城防工事进行固守。韩部追至掖县城外前进受阻。23日,韩、刘两部主力在掖县外围展开激烈战斗。激战3天后,刘部于26日退入城

内继续固守。韩部左路军在韩复榘的亲自指挥下,连续几次攻城受挫后,便在掖县外围构筑工事,破坏交通,伺机再行攻城。在此期间,曹福林指挥的右路军在平度外围与刘部守军发生激战后,刘军也缩短战线,退入莱阳城固守。

10月上旬起,韩、刘两军在掖县、平度一带不断发生激战。韩部急于破城,刘部据城死守。韩部先后集中了9个旅的兵力,又调动3个民团,轮番对两城进行攻击,终因缺乏重型武器,无法攻破刘部据守的坚城。至11月上旬韩部攻城月余,部队伤亡严重,张学良为了支援韩复榘,从驻防津浦线的王树常军派出一个重炮营化装成韩军前去助战。韩部在张学良炮兵协助

之下,于11月中旬开始对固守掖县、平度两城的刘部发动总攻。两城被韩部困守月余,城内已弹尽粮绝,无力再战,此时又受到重炮的轰击,刘珍年在莱阳城内的指挥部也受到重炮的猛轰,刘知己不能固守,遂请张学良出面调停,达成停火协议:刘珍年部撤离胶东,韩复榘部停止进攻,余下事宜由国民党军委会另议处理。国民党军委会此时正忙于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4次“围剿”,无暇顾及韩、刘的山东之战,便将鲁

事交于张学良处理。

11月8日,张学良委托东北海防舰队中将司令兼青岛特别市长沈鸿烈率东北海军接防烟台、龙口,15日,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电调刘珍年率部离鲁开赴浙江。17日,刘率部退出莱阳,自烟台乘船向温州开拔,至12月10日,刘部抵达浙江温州港。此时,胶东各县政权均由张学良交由韩复榘接收。韩、刘山东之战到此结束。

评 析

齐鲁大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处,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数战争,民国后也发生过多次数军阀混战。1932年9月至11月发生韩复榘与刘珍年的战事,只是众多战争中的一场小混战。这次战争虽然是驻防山东境内的军阀争权夺利,大动干戈,但战事的祸根却在蒋介石统治集团那里。韩复榘背叛冯玉祥,投靠蒋介石,却得不到蒋的信任;令其驻防山东,却又另派刘珍年等人以助防为名,扩充势力与韩抗衡。这使韩深感恼火和

不安。为独霸在山东的统治权,韩采取了结张(学良)驱刘(珍年)的策略,不仅稳定了韩在北面的防务,而且得到张学良的大力支持与援助,在攻打掖县、平度和莱阳的关键时刻,以重炮营相助,为韩部破城,促使对刘部作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韩、刘山东之战结束后,使韩又占据了胶东半岛战略要地,为其进一步扩大军事力量,独霸山东奠定了基础。

四川七部联军反对刘文辉之战

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以刘湘、邓锡侯、田頌尧、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州等7人为首的川系联军为反对四川省政府兼第24

军军长刘文辉，在四川境内进行的一次川系军阀大混战。

战争背景

1928年秋冬之季，四川同盟军联合发动反对刘湘之战结束后，刘湘的军事势力受到一定的打击，而刘文辉趁机抢占了刘湘的一些地盘，军事实力也有了明显扩展，陈兵13万人，占有川康90余县，超过其余7部防地的总和，跨越川黔两省，纵横千里。刘湘见刘文辉势力不断扩张，不甘屈于之下，便联通邓锡侯、田頌尧，并与

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州重修旧好，商讨联合反对刘文辉之战。此时，杨森、刘存厚仅有防地各4县；李家钰和罗泽州更是无容身之地；刘湘、邓锡侯、田頌尧则对刘文辉收买他们部属的行为感到气愤和不安，因此，上述7部一拍即合，大家以刘湘为中心，结成了共击刘文辉的联盟，先后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混战。

李、罗发动“顺庆之战”

七部反刘（文辉）联盟组成后，新编第6师师长李家钰、新编第23师师长罗泽州因寄人篱下，急不可待，于1932年9月底，首先在南充地区发动了对刘文辉第24军的进攻。李部集中在蓬安周口，罗部集中在武胜，分南北两路同时向南充推进。10月1日拂晓前，罗部先头熊玉章旅进至距南充30多公里处，与驻守在嘉陵江西岸李渡镇的陈书农师发生战斗，刘文辉部陈鸣谦旅迅即增援陈师，夹攻罗部，迫使罗部退过嘉陵江东岸，双方隔江对峙。这时，李家钰约8个团的兵力，也向刘文辉驻守在距南充10公里左右的马屎铺的24军一部发起攻击，激战两昼夜，由于24军顽强据守，李部毫无进展。10月3日清晨，刘文辉部旅长陈鸣谦率兵4个团，林梅坡率兵3个团，同时向烈西溪、走马乡等地罗泽州残部进行全线反击。罗部被迫放弃阵地，退至熊家场、王家集一带固守。

李、罗发动攻击之后，21军军长刘湘也开始向大足、永川、江津一带增兵布防。刘文辉也向上述各县运送大量弹药军资，做好了应战准备。二刘双方部队相距不过数里，互相警戒对

峙，大战迫在眉睫，一触即发。这时，20军军长杨森也站出来，公开支持李、罗。10月12日，第20军、第21军、第23军、第28军、第29军等7部共94位师长以上将领联名发表“治川纲要”通电，主张“打破防区，统一全川”，“另立统治制度”。这是针对刘文辉担任省主席兼第24军军长占有大量防地的情况而发的，并未经省府径直在报上发表，七部联军公开反对刘文辉的阵容就此亮相了。

刘文辉见七部联盟共同对己发起攻击，自感势孤力单，为了对付联军主力刘湘，决心先集中兵力将首先发难的李、罗击败，以减除侧翼威胁，稳固北道阵地，可在必要时，抽调北道的兵力，由潼南、武胜一带进击合川，从后翼威逼重庆。因此，刘文辉重新调整了兵力布势，下令第24军主力，加强对李、罗残部的全线攻击。10月15日，刘文辉部王元虎旅进攻金台场；黄锡珪旅进攻斑竹林；王学姜旅进攻梵殿场。3路同时进攻，战斗尤为激烈。迫使李家钰部退至西充境内；罗泽州部退守武胜县，第24军直逼城下。罗见县城四面受困，连忙电求刘湘增援。刘湘也惧

怕武胜失守，威胁重庆，乃急派孟浩然、许绍宗两旅，隐蔽前去增援；同时又电促杨森出兵援罗。这时，第23军军长刘存厚也派刘邦俊率兵两师经营山到达南充前线，与杨森的4旅援军一同援罗。17日，四部合力，分南北两路向刘文辉部发起攻击。双方激战正酣时，陈光藻等得知第29军军长田頌尧又出动两旅，由西充向南充开进，增援李家钰部；刘湘又派兵3旅进至铜梁，威胁潼南。陈见情况不利，未敢恋战，率部退集南充城中，急电刘文辉请示方略。刘也感到形势不利，遂决定放弃北道，撤出南充、遂宁地区，调集东道，以集中兵力迫战。刘、田、杨、李、罗等

军于18日不占而下南充，并继续向蓬溪、遂宁前进。刘文辉于25日通电称：“本军自动放弃遂宁、潼南各县，力求和平，避免内战，请各友军派队接防，藉弭战祸。”实际上，这是刘文辉为了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以对付刘湘的主力，并想以放弃北道各县来缓和刘（存厚）、杨、李、罗的攻势，以起到分化联军的作用。24日，田部的2个师会同杨、李、罗等部进占遂宁。至此，顺庆之战告一段落。但是，在李家钰、罗泽州的一再挑战之下，一场牵动全川各军的新的混战又开始了。

刘湘抢夺“泸州之战”

顺庆之战告一段落，但7部联军攻势未减。刘文辉见结盟之势，恐难为敌，而刘湘则为盟主，便派其胞兄、刘氏族长刘升迁，面见刘湘，劝以私情，请求罢兵，刘湘置之不理。刘文辉又转向邓、田进行拉拢，希望共同维护“保定系”的友好团结，三军继续合作，但仍未见结果。刘文辉见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便准备分南、北、中3路与联军决一死战。以第1师师长张清平为南路总指挥；以川康边防第2师师长陈光藻为北路总指挥；以第3师师长夏首勋为中路总指挥。以张、夏二人率主力对付刘湘主力，陈率3师之众固守北道，既可对付李、罗的攻击，又可威胁刘湘的侧背。自18日起，战事又开始紧张起来。是日，刘湘派出唐式遵、王瓚绪、潘文华3个师的兵力兵分三路分由铜梁、莱昌、江津沿长江西进，并空军及兵舰配合步兵作战。正在双方都剑拔弩张，引满即发的关键时刻，田頌尧在侧后发动了成都之战，想借机夺占成都。对此，刘文辉误听人言，舍主从次，抽调大量部队开赴成都，与田頌尧进行了一次惨烈的“成都巷战”，激战月旬，虽然取得成都巷战的胜利，但却削弱了前线的有生力量，也被邓、田拖住了后腿，给刘湘可乘之机。结果，刘湘率部3路出击，水空并进，一举夺取了沱江下游刘文辉原属的富庶防区。10月23、24两日，刘湘连发两电，声讨刘文辉“好乱成性”，决定“联合川中各军、民众，对刘文

辉予以制裁”。同时，即以陆海空联合向刘文辉的潼南、大足、永川、江津等地全线进攻，战线长200多公里，双方兵力共10万余人，而使用空、海军参战，实开川省内战之先例。25日，王瓚绪师进占潼南，潘文华师逼近江津。27日，潘师郭勋祺旅占领永川；31日又攻克莱昌等地。第24军南路张清平部不抵刘湘部的猛攻，节节败退。11月1日，刘湘部又攻克隆昌。南路守军再退富顺，死保江津。江津一线，本是刘文辉的防守要地，因其孤悬在长江南岸，攻取不易，且又筑好防御工事，准备迎击来敌。刘湘也做好了夺取江津的准备，以其川东边防第2路军穆瀛洲部沿长江南岸，以其嫡系何克修、廖泽2旅沿北岸，以海、空司令蒋逵率“巴渝”、“长江”2舰，配飞架两架，溯长江西上，3路大军直抵江津城下。守军在刘湘陆、海、空三面轰击之下，顿时大乱，纷纷弃城往南山奔逃，直向合江退去。穆部迅即夺占江津，又克合江。张清平率残部只得退往泸州。

此时，北道方面的杨、田、李、罗等部，在杨森的统一指挥之下，11月2日攻取安岳之后，各军从东、北两面齐向沱江下游推进。刘文辉为缩短战线，保存实力，只好将主力移至威远、自贡、宜宾一线退守，而以另一部兵力屯驻仁寿，以防侧翼袭击。3日，刘文辉发出通电，愿让出温江、崇庆、金堂、新都、南充、遂宁等15个县，

期与邓、田、杨、李、罗等人换取和平,但未被接受。5日,刘文辉与手下将领商讨战事,决定集中兵力,对付刘湘主力死守沱江,力图反攻。因此,二刘以争夺泸州为重心的大战又打响了。从9日至11日,这3天战斗尤为激烈,刘湘转由永川移驻泸州对岸,督师攻打泸州。刘文辉则坐阵泸州,督师死守。刘湘水、陆、空3军猛攻。在猛烈炮火的轰击之下,泸城内外,一片焦土,守军击沉兵舰1艘,击落飞机1架。穆瀛洲、廖泽两部屡次攻城不克死伤过半,尸体顺流漂至重庆码头,麇集成堆,伤亡惨重,由此可见。18日,

龙透关被刘湘部攻克,刘文辉部遂退入城中固守。22日晚,刘湘部用夜袭办法,占领泸州城,守军小部冲出逃走,大部被缴械。23日,潘文华师进克荣县、宜宾等地。此时,杨、田、李3军又夺取了资中等地。刘文辉被迫将主力撤至乐山,退保岷江流域各县。26日,刘湘进驻泸城,随后又令部占领犍为,进逼乐山。至此,刘湘一举夺得川东南20余县。而刘文辉却丧失了沱江流域的千里沃土。为此,刘文辉并不甘心失败,决心以全力对刘湘,挽回败局,收复失地。于是又积极进行“荣威之战”的作战部署。

刘湘、刘文辉“荣威之战”

刘文辉在“泸州之战”中虽然痛失沱江下游千里沃土,部队遭受一些损失,但主力尚在,还可以与刘湘决一雌雄。12月初,刘文辉与邓锡侯达成协议,将成都交与邓看守,集中兵力准备对刘湘进行“荣威之战”。决定由张清平、陈光藻、夏首勋、冷薰南分任第1、第2、第3、第4路总指挥,刘文辉在眉山设立作战总指挥部,统率共约7万兵力,集中主力于荣县、威远一带,而以荣威为主要目标发起攻击。刘湘方面则以唐式遵、王瓚绪、范绍增、潘文华分任第1、第2、第3、第4路总指挥,刘湘本人由泸州移驻自贡,设立作战行署,亲自指挥共约5万兵力,分头迎敌。12月10日起,二刘“荣威之战”爆发了。双方10多万大军短兵相接,伤亡极大。激战5昼夜,互有胜负。15日起,夏首勋出一奇兵,从荣县以南向刘湘部侧背猛击,锐不可挡,使侧翼阵地动摇,被迫向紫场等地退却,使第4路潘文华师孤军受敌。刘湘恐怕潘师遭歼,令其退守荣县白石沟一线,以图固守荣、威战略要地。但白石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潘师又折向老君台,准备在此建立防御阵地,可是此地已被刘文辉部夏首勋、冷薰南两师占领。夏、冷两师据老君台及两侧高地,摆兵布势,以逸待劳,对潘师以迎头痛击。在争夺这一要地的战斗中,双方共投入3万多人,反复争夺、冲杀血拼竟日。潘师战死者3000多人,仍未能夺下要地,只好又退回白石沟。为解潘师之危,刘湘派王瓚绪、范绍增2师

前去增援,在行进途中,因遭陈光藻师等部的伏击和袭击,伤亡重大,被迫后退。陈师乘胜追击,直入威远境内。此时,唐式遵第1路军与刘文辉主力冷薰南师在东林场以北地区相遇,双方激战3日,唐师已精疲力尽,又见其他3路进攻,增援均受挫,便向松峰场撤退,途中又遭陈光藻堵击,激战两日,退入荣县双台坎固守。至是,刘湘四路大军均告失利,被迫退集荣、威,筑阵防守。12月19日,陈光藻师约5团之众,由仁寿松峰场绕道背后奇袭藻县,守军不备,一举攻入。此时,潘师指挥部驻在荣县城郊,突闻陈部破城,大为惊恐。后因无后续梯队接应,陈部自动撤回。此次奇袭,虽然在军事上收获不大,但对刘湘部的军心却给以很大打击。为怕断绝后路又开始压缩战线,集中兵力。

这时,刘文辉在军事上已占有明显优势,决定趁此机会,佯装从全面反攻,迷惑敌人,而另派精兵从小道抄至白石沟后,绕过刘湘部正面防线,实行前后夹击,乘虚直捣重庆。刘湘见战事危急,急令驻渝部队,在浮图关等地赶筑防御工事,以备坚守。同时又急电促邓、田“湘智力俱竭,实难支持,请立进兵,以免功亏一篑,同归于尽”,请求早日出兵,向刘文辉后方进击。邓、田也怕刘湘如果真告失败,刘文辉回师进击自己。于是,邓、田又兵分3路南下,威胁刘文辉第24军侧背。此时,刘文辉所部的陈鸣谦因战功虽卓,但未受重用而心怀不满,在前线率旅倒戈,

经球溪河到资中归附刘湘。陈旅是刘文辉的主力之一,陈旅的倒戈,对刘文辉打击也很大。由于以上两事出现,使战局又急转直下,为了避免再战下去,两败俱伤,刘文辉决定乘刘湘尚未喘息过来之机,谋求停战议和。12月26日,刘文辉托冷薰南致函刘湘以“两军久战,徒苦人民”为由,建议双方停战。刘湘此时正苦于官兵疲惫

厌战,得信后喜出望外,立即派潘文华为全权代表与冷薰南在长山桥谈判。双方决定:第21军驻白石沟一线,第24军驻筲子山一线,各守阵地,不得射击,维持对峙局面。1933年1月10日,刘湘返回重庆;1月23日刘文辉返回成都。“荣威之战”至此遂告结束。四川七部联军反对刘文辉之战也由此终止。

评 析

四川七部联军反对刘文辉之战,是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时期川系军阀内部进行的最大一次混战。在这次大混战中,双方动用兵力之多,战场之广泛,战况之激烈,都是空前的。以刘文辉为首的第24军,在这次混战中,受到各军的围攻,南堵北追,几经战事,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地盘也丧失许多。而刘湘则依靠联军的力量,乘此机会夺取了刘文辉在川东南一带的大片富庶之地,为以后统一全川、独揽四川军政大权奠定了基础。在这次大混战,二刘各有狡诈,斗兵斗勇,胜负参半。刘文辉在荣威之战后期,能够从实际战况出发,谋求停战议和,避免了被动的局面和可能导致最终失败的危险,不失是一步危局中的好棋,不仅避免了战乱的进一步扩展,而且得以保全了自己的实力,也使川境民众在战乱中得到余生。刘湘集七部联军之合力,是得以险胜刘文辉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刘文辉孤军无援,结盟不成,战败的主要教训就在于得势时过分集权、不断扩张个人的势力范围,而无视他人的存

在,在道义上,积怨甚多。失去了众人的信任和支持。使过去的盟友转变成自己的对手。另外,在指挥作战中,虽然拥10多万大军,但用兵谋略不足,摆兵布势不够灵活机动,没能抓住有利战机进行就势用兵。特别是在“荣威之战”中,奇袭荣县和侧袭重庆的两次重要用兵时机和用兵方法,如能大胆纵深,可能会起到扭转战局的关键作用,但都未能坚持到底,结果两次很好的战机都半途而废。在战役的关键时刻,刘文辉误信他言,决策失误,在与刘湘抢夺“永泸之战”的前线上,调兵转而攻打成都,造成兵力分散,导致泸州失守,这也是刘文辉败于刘湘的一个重大失策。另外,刘文辉虽然在与七部联军作战中抓住了以刘湘为重点作战对象,但忘记了避实击虚,犯了兵家之大忌。同时也没有针对七部联军间的相互矛盾,采用“离间计”,拆散联盟,化敌为友,为各个歼敌创造有利条件,这也是造成刘文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湘与刘文辉四川之战

1932年10月至1933年8月，四川军阀刘湘和刘文辉叔侄两人为争夺对四川的统治权，

在四川省境内进行的一场混战。

战争背景

自从1924年四川军阀刘湘、杨森联合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刘存厚等将熊克武指挥的国民党系讨贼军驱逐出川后，川系军阀内部为争夺各自的统治地盘，即将四川全省分割成若干防区，各自在其防区内委官收税，剥削人民，为了扩大各自的防区，相互之间不断火并，致使四川军阀混战不止。1927年，北伐军进到长江流域，四川军阀的靠山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于是，四川各路军阀又变成国民革命军，但是他们并未派出一兵一卒出川参加北伐，依然在四川境内为争夺地盘互相厮杀。经过五六年互相兼并，逐渐形成了以刘湘、刘文辉叔侄二人势均力敌的两大军事势力争夺四川统治权的局面。

刘湘系四川老牌军阀，自北洋军阀曹錕当政时期即被任为四川省军务善后督办。北伐军到达武汉以后，刘湘投靠北伐军，被国民政府委为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盘踞在以重庆、万

县为中心的川东20余县，拥有兵力10余万人；刘文辉在北伐战争前，只拥有1师人马，以川南泸州、内江为根据地。北伐战争期间，投机革命，广招人马，仅5、6年间即扩充到12万人，占据川南、川西、西康一带70余县地盘，且握有盐、糖两大资源。两刘势均力敌，南北相对，各自抱有统一四川的野心。刘文辉为了扩大势力，不但逐步吞食川西、川北各小军阀的地盘，而且插手他人的活动，曾援助滇系军人胡若愚回云南驱逐龙云；支持贵州王家烈驱赶毛光翔；参加汪精卫在北平召开的国民党扩大会议；中原大战时又接受阎、冯委任的第7方面军总司令职衔等。但刘湘自恃实力强大，兵源充足，地理资源丰富，企图独霸全川，因而不容刘文辉的势力存在。刘文辉在国外花重金购买的军火通过刘湘防区时常常被扣留。因此，他们叔侄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

战争经过

刘湘、刘文辉的防区开始并不接壤，但自1931年4月刘文辉击败李家钰、罗泽州两个小军阀，夺取遂宁、南充两县以后，便形成了二刘两军直接对峙的局面。其他各路小军阀见刘文辉兼并李、罗两部后，都恐再遭兼并，遂投到刘湘门下，联合起来对付刘文辉。1932年10月2日，罗泽州首先发难，向刘文辉驻南充的军队发起进攻。刘文辉出兵反击，罗率部败退。杨森、李家钰出兵援罗，也被刘文辉击败。这时，刘湘亲自出马，以其第1师师长唐式遵为东路总指挥；以教导师师长潘文化为南路指挥；以第2师师长王瓚绪为中路指挥，向刘文辉部发起进攻。

刘文辉也分兵迎击，以其第1师师长张志和为第1路指挥，以川康边防第1师师长冷寅东为第2路指挥；以第3师师长夏首勋为第3路指挥，对刘湘的三路进攻相应作战。二刘主力于10月10日在南充、遂宁接火。刘文辉见刘湘兵强势猛，为避开锋芒，缩短战线，自动放弃南充、遂宁，改向沱江以西撤退。田颂尧、李家钰、罗泽州等部推举杨森为联军总指挥，督率各部追击刘文辉，连下安岳、资中等城。田颂尧部乘机夺取简阳、资阳等城。王瓚绪也从北路进入内江。

11月4日，刘湘趁田颂尧与刘文辉争夺成都时机，派潘文化率5个旅从南路进攻刘文辉

部将彭诚孚据守的永川。永川为泸州的门户，一旦永川失守，泸州也将难保。刘文辉为守住永川，派3个旅支援彭部。刘湘也投入大批部队增援，并亲临泸州对岸阵地指挥永川作战，调用飞机对永川和泸州城进行轰炸，以掩护攻城作战。刘文辉见永川难守，又先后几次调兵增援。双方激战半月有余，至19日，刘文辉力不支敌，先后放弃永川、泸州，率部向成都方向退却。

刘湘攻下泸州后，坐阵泸州，部队稍事休整后，又命潘文化率部进攻乐山。乐山由川康边防军冷寅东师据守，该师战斗力较强。从12月6日双方交战开始，在乐山老君台前双方激战5日，冷部依托防御阵地，居高临下，占据天时地利，潘部多次进攻均未能奏效，死伤惨重。在此同时，东路唐式遵师向仁寿进攻，也被冷寅东指挥的第2路军击败。双方在这场激战中死亡2万余人，尤以刘湘部受损更重。刘湘见两路进攻受挫，继续进攻不能取胜，遂令部队退往集井研、荣县一带休整，以防止刘文辉反攻，保护自流井富源地区。这时，刘文辉的防御作战已取得明显优势，本应就势反攻驱逐刘湘回川东，但因第28军军长邓锡侯部进攻成都，威胁他的后方，始不得不与刘湘停战议和。双方约定：刘文辉部仍驻成都，但不得对邓锡侯部进行报复；刘湘就地停兵，并不再向成都进攻。二刘因此平息一段时间。

刘文辉回到成都之后，因痛恨邓锡侯背弃互保盟约进攻成都，遂于1933年5月初策划密谋扣邓。邓得知此情况后，便借打猎为名，逃至新都其部下第4师陈离的防地。邓、刘两军战事

又起，在毗河两岸又发生激战。邓以刘文辉背弃前约为名，向川军各路求援。此时，正值暴雨过后，毗河水位猛涨，刘文辉部无法渡河迅速解决邓部。而这时刘湘应邀联络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州等部以及刘湘本部潘文华、唐式遵、王陵基等军又逼近。刘文辉遂将本部10余万人布防在岷江西岸，抵御援邓的各路人马。从5月初再次交战开始，双方又在毗河、岷河之畔厮杀了3个多月。刘文辉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退往雅安，他所盘踞多年的川西富庶地区均被刘湘军各部侵占。雅安位于西康地区，因土地贫瘠，刘文辉部的将士多不愿往，又因战败之后，军心颓废，刘湘抓住这个机会，派人去刘文辉部进行瓦解和收买使其几个主力部队的师长冷寅东、夏首勋、林云根、张志和等人辞职，部队被刘湘收编；川康边防第2师在师长陈光藻的率领下归降邓锡侯；刘文辉在将领不和，强敌进逼之下率只剩下2万余人，遂撤往汉源，依据大相岭与刘湘联军相峙。

在刘湘、刘文辉叔侄混战期间，大邑刘氏族长老刘升廷不断出面调停。此时，刘湘见达不到削弱刘文辉、独霸四川的目的，为了保持四川军阀势力的平衡和顾全叔侄的情面，遂撤回本部人马不再与刘文辉相峙交战，同时，还秘密派人接济刘文辉弹药以阻击其他追军，8月25日，刘湘下令各军停止前进，并调停已渡过雅河的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各军退名山、邛徕一带待命，使刘文辉这支败军之师才得以保存下来。至此为止，刘湘与刘文辉争夺四川统治权的战争遂告结束。

评 析

1932年10月爆发的二刘之战，是民国时期四川各路军阀进行的混战中最大的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混战。在这次大混战中，刘文辉苦心经营多年的川西防地和10万之师，被刘湘逐步蚕食和吞并，其主要教训是刘文辉以我为中心，结怨四邻、孤军作战。另外在作战中谋略不足，没能抓住有利战机。如在老君台和仁寿的

作战中，本应乘胜挥军反攻，但因顾及后方安全，反而与刘湘定约城下之盟，使其丧失了这一有利战机，为日后刘湘联军再战留下机会。而刘湘在这次大混战中，之所以能战胜势均力敌的刘文辉，除了作战方法比较得当，用兵比较灵活以外，主要还在于他采用了联盟的形势，网罗了一些受刘文辉胁迫的小股军阀势力，与邓锡侯、

田頌尧、杨森等一些较强的军阀势力达成协定，结成联军，共同对付刘文辉，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使刘文辉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另外，刘湘在对刘文辉的作战中，还注重了舆论作用，以刘文辉背约为名，发动各路军阀兴兵讨伐，也起到

了一定的造势作用。在刘文辉兵败溃逃之时，又及时收买和瓦解其手下高级将领，使其不战而降，不仅减少了双方的战事和伤亡，而且进一步扩充了自己的军事势力，为独霸四川的统治权奠定了基础。